

明

史

明史卷三百三十二

列傳八十三

許貴字子玉

周賢子玉

何洪字子玉

王信都

耿信字子玉

王信都

劉寧字子玉

王信都

許貴字用和江都人永新伯成子也襲職為羽林衛

指揮使正統九年安鄉伯張安舉貴將才試騎射及

策皆最擢署都指揮同知尋以武進伯朱冕薦命淮

山西行都司督撫大同諸衛士馬久之守備大同西

路也先入寇從石亨戰陽河後口敗績貴力戰得還

已而英宗北狩遺城悉殘而貴所守地最當敵衝人心尤恟懼貴拊循戰士教以忠義士感奮賊騎來逼擊敗之進都指揮使景泰元年充右叅將守西路如故賊寇威遠貴追敗於蒲州營奪還所掠人畜未幾賊以萬餘騎直逼城下貴帥將士禦却之再遷都督同知貴善撫士卒御下信大同書之馬命求之民間既得馬八百餘匹所司不給直貴為之請乃予之嘗募敢死士入賊壘刳馬百餘悉以畀戰士士皆樂為用分守中官輩力轉肆淫虐銜部卒妻不待寢杖殺其卒與養子妻淫射殺養子又妄報家奴首功冒官

職衆莫敢言貴獨劾奏遣官覆按有驗而力轉多內
援竟不罪三年得疾還京英宗復辟命理左府事尋
調南京松潘地雜番苗密邇董卜韓胡舊設叅將一
人天順五年守臣告警廷議設副總兵以貴慎守
未抵鎮而戎縣山都掌蠻叛詔便道先剪之明年
夏貴分軍為兩哨直抵其巢連破四十餘砦斬首
千一百級生禽八十餘人餘賊遠遁貴亦感嵐氣
未至松潘卒帝為輟朝一日賜賻及祭塋如制子
寧字宗道正統末自以軍功為錦衣千戶貴沒嗣持
揮使用薦推署都指揮僉事守禦柴溝成化初充大

同遊擊將軍賊入犯與全官秦傑等禦之小龍州澗
擒其右丞把禿等十一人四年改督宣府操練尋移
延綏延綏外逼河套賊數入寇盜其冬鎮兵方征固
原而賊入掠孤山堡寧提孤軍奮擊三戰皆捷賊渡
河北去明年正月賊三千騎入沙河墩寧與總兵官
房能禦之賊退未幾復掠康家岔寧出塞百五十里
追及之賊益兵反戰守備隨能繼至獲馬牛羊千餘
而還當是時房能無將畧巡撫王銳請濟師詔大同
巡撫副都御史王越率衆赴之越道寧出西路破賊
黎家澗進都指揮同知又明年復遣寧與都指揮陳

釋追賊獲馬騾六百朝廷以阿羅出入河套頻獲遣
命王越贊平虜將軍朱永軍往禦而以寧才任大將
八月罷虜能擢寧都督僉事佩靖虜副將軍印充總
兵官鎮守延綏寧起世冑不十年至大將同列皆自
以爲不及其父時僚友多隸寧都下不以寧爲驟也
十月賊騎大入永遣寧及遊擊孫越禦之至波羅堡
爲賊所遮相持三日夜賊乃解去亡失多然以寧血
戰得出卒被賞至冬賊入寧塞安邊寧追擊奪還所
掠人畜七年又與諸將孫鉞祝雄等敗賊於澆忽都
河重壽褒獎迤北開元王把哈字羅屢欲降內懼朝

廷見罪外畏阿難見讐方彷徨不決寧請撫慰以固
其心卒降之明年正月叅將錢亮敗績於師婆洞士
卒死者十三四寧與王越等俱被劾帝不罪時滿都
魯等屢犯延綏寧卒率鎮兵力戰賊雖不大創亦不
得利乃擁衆出西路直犯環慶固原寧乘間率輕騎
出塞夜襲賊營於鴨子湖殺傷甚衆頗奪馬畜而還
又明年秋賊入榆林洞寧與巡撫余子俊督兵敗之
未幾滿都魯等復大舉寇西路留家紅鹽池總兵王
越因乘間次東與寧及宣府將周玉襲破賊巢賊散
北渡追寧署都督同知寧又與子俊劾築邊牆增置

營堡寇患益稀至十八年賊分數道入寇大同山西
各有斬獲其犯延綏者寧督諸將威之邊境獲級百
二十予寶授時王越方鎮大同命寧與易鎮寧至大
同與鎮守太監汪直不協明年巡撫郭鍾以為言詔
調直南京小王子大舉入寇寧與鍾及太監蔡新欽
兵城守別遣將劉寧董昇營於西山周璽屯懷仁相
犄角賊入塞大掠寧欲伺隙邀擊堅壁不出賊焚代
王別墅王數趣戰令人哭於轅門軍中訛言校尉且
至寧怒與鍾等出營城外賊預伏精銳遣十餘騎前
去營五里解鞍牧馬以誘之新麾下望見馳騎掩捕

寧將士欲爭功揚旗鼓謀出寧不能止前遇伏大敗
死者千餘人寧奔夏米莊鏜新疾馳入城會周璽等
來援賊乃退寧還陣亡家婦女號呼詬訾擲以瓦礫
寧自是喪氣威名大損賊去復入麾下劉寧宋澄莊
鑑等禦之七戰賊始退寧等掩其敗更以捷聞巡按
御史程春震發之明年與鏜新俱徵下獄鏜降六官
新以初任降三官寧降指揮同知寄俸羽林左衛弘
治初言官多薦寧久之錦衣百戶仝鑒應詔言事獲
為寧言最後兵科給事中楊瑛等復薦寧典京營乃
詔署都指揮使分領操練踰年卒贈都督僉事寧東

髮從軍大小百十餘戰身被二十七創威名聞於異域性沉毅守官廉待士有恩不肯隨俗干進一時名將劉寧神英李杲皆出麾下子泰自有傳

周賢滁人襲職為宣府前衛千戶景泰初累功至都指揮僉事守備西猫兒峪五年助副總兵孫安守備獨石八城尋充右叅將代安鎮守六年兀良哈賊入寇總兵官過與令宣府副將楊信及賢會兵合擊賢不俟信至徑進擊敗之兵科劾信畏縮事下都御史李秉秉言信固緩師賢亦棄約均宜治罪帝兩宥之大順初總兵官楊能奏推都督僉事明年能以寇駐

塞下檄賢率所部巡哨與大軍會而賢失期不至
徵還下詔獄以故官赴寧夏從定遠伯石彪征討
三年賊二萬騎入安邊營彪率賢等擊之連戰皆
捷追至野馬澗半渡賊復大敗而賢力疾追擊
不已中流矢卒詔贈都督同知賢初下吏目以不
獲叙用及釋罪從軍感激誓以死報竟如其志子
玉字廷璧當嗣指揮使以父死事超二官為萬全都
司都指揮同知督理屯田進都指揮使充宣府遊擊
將軍九年會昌侯孫繼宗等奉詔舉將才玉為首詔玉
率所部援延綏從都御史王越襲破紅鹽池賊巢進

署都督僉事遷都宣府明年賊入焉營赤城王擊敗
其將都言宣府頻被寇警總兵諸大帥初無斬賊王
所部不過三千顧能追賊出境請加一秩酬其勞乃
予實授明年改宣府副總兵十三年佩鎮朔將軍印
鎮守久之以紅崖兒破賊功進署都督同知十七年
五月賊復入犯恭將吳儼少監催榮進之出塞至赤
地都為賊所遮兵分為三皆被圍儼榮走抵北山因
募道擊劉寧逼邈不援守備張澄聞之即率兵進至
梁溝遇賊力戰敗之且戰且前緣道解二圍抵北山
亦儼榮已棄士卒潛遁澄至救其衆而衆死者過半

登新部七百人也多戰死詔錄登功治儼等罪王先
以葛谷堡赤城頻受掠凡三被論至是復以節制不
嚴并見劾帝皆置不問十九年小王子犯大同敗總
兵官許寧長驅入順聖川大掠而北以六千騎寇宣
府王將二千人前行巡撫秦紘兵繼進至白腰山遇
賊合擊敗之指揮曹洪邀擊至西陽河都指揮孫成
亦敗賊七馬房時賊乘勝氣銳竟為王等所挫一時
稱其功未幾賊復入王遣諸將按伏賊至各有斬獲
指揮丁銘邀之奪所掠而還鎮朔大將軍朱永至大
同復會王軍擊敗之鵝鴿峪進署右都督時尚書

余子俊築宣大邊牆王不為輸力且與巡撫紘不相
能子俊惡之奏與寧夏神英易鎮王甫去宣府致仕
指揮胡觀奏其違法事坐停俸久之復移鎮甘肅孝
宗嗣位實授右都督王修築邊牆督工峻急部卒張
伏興等遁期懼罪擁衆乞展期王不許以瓦石投王
其部言甘肅悍卒先嘗用石擊都御史今復擊總兵
官斯不可長遂戮伏興戍其黨鉞嶺所部指揮亦鐫
秩土魯番遣使獅子云願獻還哈密城及金印以贖
先所留使者王奏之帝命與巡撫王繼經畫既而番
人悔禍果以金印城堡來歸王等以功受賚七年病

歸尋卒謚武僖王初為偏裨及鎮宣府甚有時名後
淮甘肅與中官傅真巡撫馮續不協致部下屢失事
又侵占屯田王死後事發于襲職降二等

劉玉字仲璽磁州人生有膂力給侍中官曹吉祥家
從吉祥征麓川授副千戶積功至都指揮僉事天順
元年以奪門功進都督僉事尋充右叅將守備潯州
明年柳州慶遠蠻攻剽博白及廣東之寧州玉偕左
叅將范信設伏邀擊斬首三百還被掠男女六百有
奇俄命分守貴州三年從總兵官方瑛討東苗剽克
谷種諸寨還殲賊首千把豬五年討西堡苗賊軍至

阿果生繫其魁楚得連戰大破之先後斬首千級毀其巢而還旋改右副總兵鎮守貴州吉祥謀反誅玉下吏當斬以道遠不與謀免死謫海南副千戶明年帝將以都指揮谷登為甘肅副總兵李賢言登才未任大將玉老成可用乃復以為都督僉事右副總兵鎮守涼州八年沓咂簇番人叛會兵平之進都督同知成化四年固原賊滿俊作亂兵部尚書白圭舉玉為總兵官統左右叅將夏正劉清討之兵分為七玉與總督項忠自金佛溝直抵石城下賊已數敗會毛忠死玉亦被圍中流矢力戰得出相持兩月大小百

十戰竟平之進左都督掌右府事玉自入慰前西堡
功未錄命增俸百石掌耀武營六年充左右副總兵
從朱朱出師延綏逾年卒贈同原伯諡毅敏玉雖起
僕隸而勇決過人善撫士所至奏功未嘗挫衄滿俊
之叛據石城天險屢敗官軍關中震動識者以為憂
及論玉功祇賜秩一級時惜其薄子文襲指揮使
何洪全椒人嗣世職為成都前衛指揮使正統中從
征麓川景泰末從征天柱銅鼓皆有功屢遷都指揮
使掌四川都司事與平東苗憲宗即位論功擢都督
僉事巡撫汪浩乞留洪四川討賊許之德陽人趙鐸

素無賴家貧稱貸大戶賄長吏求為陰陽剽術久之
不得自度不能償責益無聊會怨家告其匿盜官捕
之急鐸遂反自稱趙王漢州諸賊皆歸之又連合番
衆四出剽畧數陷城殺將吏鐸遣其黨何文讓及僧
悟昇掠安岳諸縣洪督兵擊之斬悟昇生擒文讓鐸
將逼城都官軍分三路進討洪偕都指揮宰用率兵
三千趨彰明賊聞引去疾追至梓潼朱家河合兵力
戰賊少却洪乘勝陷陣後軍不繼為賊所圍洪左右
馳盪擊殺賊甚衆力竭而死洪素勇敢善撫士號令
嚴明蜀中諸將無能及之者既死官軍奪氣與洪同

時死事者四川都指揮僉事臨淮劉雄為人剛勁遇敵輒奮前嘗捕賊漢州生擒七十餘人及鐸亂起率兵追至羅山大水河手馘數人賊連敗奔遁會千戶周昇被傷雄前救之徑奔賊陣為賊叢殺而死事聞詔贈洪都督同知予祭葬子節襲都指揮僉事雄贈都指揮同知賜祭命子襲職超二官鐸敗洪軍綿竹與史蕭讓率鄉兵擊破之其黨稍稍散去鐸勢孤率餘賊趨彭明千戶田儀等設伏梓潼道間而叅將周貴統兵直搗其巢賊大敗夜奔石子嶺儀麾兵亟進遂斬鐸賊盡平時戒化元年五月也鐸軀幹偉大好事

者稱其首重可平八觔

王璽者太原左衛指揮同知也成化初用薦擢署都指揮僉事守禦黃河七堡巡撫李侃才之薦於朝六年阿羅出寇延綏命璽充遊擊將軍率兵赴援敗賊孤山堡九年正月賊入寇偕叅將神英敗之漫天嶺已偕副將孫鉞再敗之劉家塢追至漫塔水磨川復連敗之都指揮同知充副總兵鎮守寧夏會昌侯孫繼宗等奉詔舉璽將才十三年擢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甘肅黃河以西自在浪抵肅州南山其外番人阿吉等二十九族所居也洪武間立石畫界約

樵牧毋越疆歲九湮廢諸番往往闌入而中國無賴
奸人又潛與交通為內地患璽請復畫疆域召集諸
番諭以界石廢恐官軍欺陵諸部今復立之聽界外
駐牧互市則入關如此番人必聽命可潛消異日憂
帝稱善從之十七年進署都督同知時璽以都督僉
事為總兵官而署都督同知魯鑑為叅將璽以難於
節制乞解兵柄故有是命初哈密為土魯番所據使
其將牙蘭守之都督罕慎寄居苦峪谷近赤斤罕東
數攻擊相仇罕慎孤窮無援朝議恐其不能自立勅
璽築城苦峪別立哈密漸居之璽乃遣使以計問牙

蘭牙蘭不聽得其所羈留及被掠者九十餘人以歸
其悉其虛實十七年乃召赤斤罕東將士犒以牛酒
令助罕慎於是罕慎合二衛兵夜襲哈密破之牙蘭
走其部下多死遂復哈密及刺木等八城仍令罕慎
居之事聞獎勞資金幣已而罕東入寇將士禦却之
璽請興師往討帝念其嘗助罕慎第遣使責諭明年
北寇殺哨卒於境外萊伏山璽率叅將李俊及赤斤
兵擊之狼心山黑河西賊敗多所斬獲二十年移鎮
大同璽以己有克復哈密功而官不進陳於朝乃實
授都督同知璽習韜畧諳文事為將勇而有謀廷臣

多稱之在邊二十餘年為蕃人所憚弘治元年卒賜
祭葬及齊糧麻布

王信字君實南鄭人生半歲而父忠征北戰沒母岳
氏苦節撫育之後俱獲旌正統中信製寬河衛千戶
成化初積功至都指揮僉事守備荆襄劉千斤反信
以房縣地險進據之時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突
至圍其城信拒戰四十餘日選死士出城五六里舉
炮賊擬援兵至驚走追敗之已白圭統大軍至以信
為右叅將分道進擊直抵後砦山賊遂破滅論功進
都指揮同知賊黨石龍溪陷巫山信被劫尋與諸將

共平賊詔許贖罪時劇賊雖平而流民嘯聚荆襄南陽時有警報信為憂言於朝即命信兼督南陽軍務既而賊首李原等果作亂與項忠討平之八年擢署都督僉事鎮守臨清十三年以本官佩平蠻將軍印移鎮湖廣永順保靖二宣慰司相警殺信諭以禍福兵即解靖州及武岡蠻久不戢守臣議勦之信親詣其境犒以牛酒責其無狀衆遂稽顙服罪十七年疏言湖廣諸蠻雖腹心蠢實無能為所以久不靖由我將士奸黠者利其竊發以邀功也今但選精銳慎隄防其患自息荆襄流逋本避徭役濫誅恐傷天和南

訟之氓咸無蓄積收穫未竟餓殍已空機杼方停布
縷何在乞選公正仁惠守令如意撫綏濫授冗員無
慮千百無一矢之勞冒崇階之賞乞祭勘削奪三司
方面所以綏猷禦侮也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己為郡
邑師表而其本原則在朝廷而已所部指揮劉斌張
全有智勇力薦於朝且云英雄之士處心剛正安肯
俯首曲躬奔走求媚若不如意延訪則賢才多隱志
士沉淪朝廷安得而用之其持論正大類如此嘗以
建制理訟為巡撫劉敷所劾信服罪得宥二十一年
巡撫馬馴等言副總在藩賢叅將彭倫官皆都督僉

事而信反止署職宜量遷一秩以重其權兵部言信
無軍功不當進秩帝特擢為都督同知頃之改總督
漕運信慷慨語人曰荷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
江水滌肺腸少盡區區耳帥府舊有湖前帥擅為己
利信開通以泊漕艘勢要奪水病運者一裁以法漕
務修舉明年卒信沉毅簡重平居好觀書被服儒雅
歷次鎮不營私產嘗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侈累
子孫所遺多矣遇故人婚喪則傾資助之子繼善從
善皆舉進士繼信總漕運者寧津都勝合肥郭鉉勝
襲職南京羽林左衛指揮僉事鉉襲彭城衛指揮使

成化初勝推署都指揮僉事而鉉亦以從征蕩浦功
進都指揮僉事遷同知勝嘗備倭揚州鹽徒駕巨艦
數百擬犯江陰督兵擊敗之十四年吏部尚書尹旻
南京戶部尚書陳俊舉勝將才鉉亦為英國公張雅
所舉乃命勝充叅將協同漕運而鉉代之備倭二十
一年陝西大饑信奉詔輸米百萬石往賑信卒遂遷
署都指揮使充總兵官代之而鉉又代為叅將弘治
中勝以都督僉事帶俸南京前府時鉉已以鎮守廣
西副總兵討破府江僮賊遂以時望擢總漕運鉉沈
毅有將畧而勝無汗馬勛徒以居官廉潔務鎮靜故

頻有任使入仕五十餘年所處皆膏腴地而自奉簡
淡日食止豆腐時因以為號銓累進都督同知凡軍
民利病多陳之於朝罷行乃已嘗濬通州河二十里
置壩令淺舡般運歲省白金數萬當孝宗時朝政整
肅文武大臣率得人故銓筦漕十三年不易正德初
始召佐後府尋卒銓父震都督同知大同總兵官
歐信嗣世職金吾右衛指揮使景泰三年以廣東破
賊功擢都指揮同知己命守備白羊口遷大寧都指
揮使天順初以都督僉事充叅將守備廣東雷廉諸
府明年廣西徭賊流劫永安信擊敗之斬首百五十

巡撫葉盛薦信廉勇進都督同知代副總兵翁信三
年兩廣徭獞賊攻陷開建殺官吏帝切責信趣進兵
滅賊自贖信破賊化州之馬里村再破之石城所部
卒擊斬海南衛反者邵瑄然所在盜賊羣起將吏不
能定時署都指揮使范信叅將廣西守潯梧二府徭
賊盡在境內范信見賊勢盛乃陰納其將縱使越境
約母犯己於是雷廉高肇諸府悉被寇帝責信及廣
西總兵官陳涇等合勦諸將雖時有斬截而賊勢不
衰朝廷猶欲倚范信辦賊會涇以罪徵乃擢范信都督
餉事充副總兵鎮廣東賜命信佩征蠻將軍印代涇

鎮廣西成化元年賊掠英德諸縣信討斬五百餘人
擢遷永仁韓雍集督師令信等分築兩哨攻大藤峽
扼遠近賊之通而餘賊復入潯州被勅獲宥四年召
遷理前府事七年春充總兵官鎮守遼東南淮鎮敗
賊軍還賜勅獎諭九年福餘三衛結海西諸部寇義
州廣寧信令副總兵韓斌禦之與中賊敗出塞追之
至小孤山及麥州又連敗之而都指揮崔勝等亦敗
賊南塔兒山獎勞如前時言者謂信雖廢然已老請
召還則撫彭誼奏官軍耆老五千餘人皆言信忠謹
有謀勇累立戰功威著遠垂年雖六旬騎射猶勝壯

去報真宗回乃留鎮如故久之陳誠代誼巡撫貪功
生事信不能違十四年與誠共襲建州破之自是敵
人修怨數犯邊為巡按御史王崇之所劾其冬乃召
還尋遣中官汪直等往按直石誠但歸罪信等下獄
錫一官間住信歷鎮南北雖無大功而當時論將者
頗稱之晚為誠所累飲恨卒時議惜焉范信既徙廣
東賊勢已不可制劫掠自如信語人曰今賊仍犯廣
東亦我遣之耶聞者惡之而是時都督顏彪征夷
將軍印討賊久無功擅殺良民報獲嶺南人疾二人
如擊云

彭倫初嗣職為湖廣永定衛指揮使累功至都指揮
同知成化初從趙輔平大藤峽賊進都指揮使守備
貴州清浪諸處討破茅坪銅鼓叛苗五年賊入乾溪
肆掠倫督軍討之賊方聯舟洪江聞官軍至大驚請還
所掠與盟而退倫以邛水諸砦不即邀遏乃下令賊
入境能生致予重賞縱者置諸法由是諸司各約所
屬凡生苗輒入即擒之送帳下者累累倫大會所部
目把縛俘囚譯訊得實寘之高竿令卒亂射殺之復
剗裂肢體烹而嚼諸壯士繼引罪輕者截耳鼻使去
如以此為讖再犯不赦矣因令諸砦樹牌為界自此

羣苗服栗不敢犯明年左右叅將仍鎮清浪益盡心
邊計築關堡修城垣積倉儲足軍伍繕甲伏戎事畢
舉十一年妖賊石全州潛入蛟洞召古州苗為亂洪
江甘篆諸苗咸應之倫偵知全州剋日入鬼農若誓
衆即遣兵伏要路獲之并搜捕其妻子以歸未幾古
州洪江甘篆諸苗聲言為全州報讐連兵將攻鎮遠
倫分軍屯要害而親率師駐開口以當賊衝大敗之
斬首及墮崖死者無算無何印水十西岩苗糾洪江
生苗為逆倫分軍並哨赴之甫行兩如逆倫約賊求
虞我意趨之可得志也諸軍競進夾攻生衆其魁傅

其餘黨賊盡平時靖州苗亂湖廣總兵官李震檄倫
會討軍至邛水江諸熟苗驚疑欲竄倫與僉事李晃
計曰苗竄必助賊乃急撫定之又導道降天堂小坪
諸苗既抵靖州倫將右哨出賊背布營賊走德高山
倫揮柳攻之賊敗走遂渡江搗其巢大獲乘勝攻白
崖塘崖萬仞下臨深淵稱絕險倫會左哨軍全進得
樵者知徑路夜攀而登賊倉皇奔潰追斬二千餘級
俘獲如之盡焚其砦初臻割六洞苗侵熟苗田不輸
賦又不供驛馬有司莫敢誰何至是倫知群苗震悚
遣人諭之苗苗頓首願輸賦供馬如制錄功進都督

食事久之御史鄧庠員外郎費瑄勘事貴州總兵官
吳經等皆被劾顧獨薦倫智謀老成堪重任弘治初
經論罷即以倫代之倫有勇畧凡用師先計後戰故
多奏功四年以老致仕卒予卹如制

魯鑑其先西大通人祖阿失都鞬卜失加明初率部
落歸附太祖授為百夫長俾統所部居莊浪傳子失
加累官莊浪衛指揮同知正統末鑑嗣父職久之擢
署都指揮食事守備紅城子天順中以鎮番破賊功
進同知再以功進署都督食事成化四年固原滿四
亥鑑以兵千人從征諸軍既圍石城日挑戰鑑出

則先驅入則殺後最為賊所憚賊平論功進署都督
同知尋充左叅將分守莊浪命其子麟為百戶統治
生軍十七年坐賊入境戴罪立功尋充左副總兵協
守甘肅二十二年賊犯永昌被劾鑑疏辨臣承調禦
寇即遣部將分遣並進頗有斬獲臣率所部繼之出
塞百里賊去始還未嘗逗撓帝乃宥之第停俸兩月
俄命寇總兵官鎮守迤邐以自陳往功予實授孝宗
立得疾致仕弘治初命麟襲指揮使加都指揮僉事已
而進同知充甘肅遊擊將軍魯氏世守西陲有捍禦
効圭鑑官益顯其世業益大而所部土軍生齒日

盛麟既移甘肅帝以為土軍非鑑不能治特起潛之
且命有司建坊旌其世績鑑於是條上邊務四事多
議行鑑為人有材勇過敵輒躬冒矢石身數被傷不
為阻故能積功至大將十五年以舊創疾發卒贈右
都督賜卹如制時麟已由甘肅左叅將擢左副總兵
豪健如其父而恭順不如先為遊擊時賊入永昌麟
失律委罪副將陶碩下巡按御史逮問罪當戍邊詔
但貶一秩遊擊如故暨為副將調常州禦賊賊大入
不能擊遣都指揮楊琳邀之孔壩溝琳大敗又不能
救連被劾麟自懇止停俸二月時帝已授麟子經官

今約束土軍而麟奏言經幼不更事土人無所受要
求乞歸治之不俟報徑歸帝用劉大夏言從其請武
宗立甘肅巡撫畢亨薦麟及經謀勇可用令率所部
土軍協力戰守正德二年經既襲指揮便自陳嘗隨
父報効有功乃以為都指揮食事未幾麟卒贈都督
食事賜祭葬故事都指揮無卹典以經具疏陳乞破
例予之經積戰功再遷都指揮使充左叅將分守莊
浪八年復自陳功聞乞進秩兵部執不可帝特命為
署都督食事世宗立引疾乞休巡按御史許鳳翔言經
力戰被創疾行愈且世將敢戰知名異域今遺患孔

棘不宜聽其去帝乃諭留且勞以金幣尋充副總兵
分守如故嘉靖三年再疏謝病皆不許六年冬以都
督同知充總兵官鎮守延綏大學士楊一清上言經
守莊浪二十餘載屢立戰功其部下土軍非他人能
制雖其子瞻已為指揮僉事奉命統轄然年尚少今
陝西總兵官張鳳乃迺綏世將若調鳳延綏而改經
陝西自可彈壓莊浪無西顧患帝從之居二年竟以
疾致仕久之命瞻以本官守備山丹經奏言自臣高
祖歸附後世守茲土今臣既抱疾家居瞻又移守他
鎮土軍皇皇不欲別附若因此或生他患是隳先人

之業而負世恩也乞令守故業為便報可二十二年
宣大有誓詔經簡壯士五千赴援兵既至而邊患已
息乃遣還以經力疾趨召厚賚之明年瞻卒經以次
子及孫皆幼請得自轄土軍詔許之經驍勇奉職寡
過繼祖父為大帥克保功名稱良將三十五年卒賜
卹如制

劉寧字世安其先山陽人襲世職為永寧衛指揮使
勇敢善戰自以身處冗散鬱鬱無所見會延綏用兵
疏請效死於邊兵部尚書白圭嘉而許之屢以功遷
都指揮使充宣府遊擊將軍周璽字廷玉遷安人嗣

職為開平衛指揮使負氣習兵善騎射以征北功權
署都指揮僉事充右叅將分守陽和勅部兵三千訓
肄聽調成化十六年從王越征威寧海子乘進都指
揮使時賊寇遣無虛歲十八年分道入掠璽與遊擊董
昇戰黑石崖寧戰塔兒山皆有功璽進署都督僉事
遷大同副總兵寧進都督僉事改左叅將分守陽和
十九年秋賊酋亦思馬因大舉入犯大同總兵官許
寧分遣璽守懷仁寧與董昇營西山自將中軍擊賊
夏米莊敗績賊圍寧昇數重幾陷寧昇亟發巨砲擊
之賊多死圍乃解璽聞中軍失利亟還兵援夜遇賊

乘勝前銳甚璽厲將士曰今日有進無退退即敗無
道類矣大呼陷陳衆爭奮賊少却良久復突前短兵
接璽臂中流矢呼左右拔鏃進戰益急與子鵬及麾
下壯士擊殺數十人會寧兵至合為一軍中軍潰卒
亦稍稍集相與共擊賊賊乃退許寧等亦還無何賊
復入掠寧將兵三千遇之聚落站西連戰敗之復敗
之白登柳林又追敗之小鵝鵲谷而大同西路叅將
莊鑑亦邀其歸路戰於牛心山賊遂遁是時諸將多
失利總兵官許寧以下多獲罪而璽以功予實授寧
超遷都督同知莊鑑以所部無亡失亦賚銀幣鑑還

東人初襲定遠右衛指揮使驍猛有膽畧遇賊輒奮
數有功後鎮宣府以才優與大同總兵官張俊易鎮
官至都督同知璽尋以右副總兵分守代州兼督偏
頭諸關而改寧左副總兵協守大同二人並時著功
北邊稱名將璽以偏頭去太原遠請改分守為鎮守
又以鎮守不常聽節制乞易衛總兵憲宗皆曲從之
弘治初移鎮陝西討平扶風諸縣附籍回回三年佩
征西將軍印鎮守寧夏甫一歲卒且死召諸子曰吾
佩印分間分已定獨未嘗大破賊抱恨入地矣連呼
殺賊而瞑子鵬累官錦衣衛指揮食事璽沒後三年

而寧佩平寇將軍印鎮守甘肅其冬寇犯涼州寧
戰於抹山數擒斬五十餘相持至暮收輜重南行寇
復來襲擒其酋一人明日恭將顏玉來援犄角夾擊
副將陶禎兵亦至賊望見塵起乃遁俘其推弱獲馬
駝牛羊二千進右都督明年冬巡撫許進襲破哈密
進左都督增俸百石以疾還京十三年大同告警命
寧為副總兵從平江伯陳銳禦之銳無將畧又與寧
不協止寧毋戰賊遂得志去坐停半俸閒住明年以
恭將贊畫朱暉軍務亦無功寧自陳哈密功乞封伯
詔還全俸寧有膽智為大同副將時賊挾數萬人入

有陰懷異志寧知之率二十騎直抵其營賊衆駭愕
有首勒馬引弓出寧前下馬與諸酋坐舉策指畫宣
天子威德一首語不遜寧捫其面奮臂而起其長叱
之退寧復坐與語呼酒歡飲賊感悟卒如約嘗繹古
番上法以五十人為隊隊五重為陣建五色幟又各
建五巨幟於中軍中幟起五陣各視其色應之循環
無端每戰用是取勝晚年再赴大同時已老病而主
帥又怯懦相掣肘故無成功然孝宗朝語良將必稱
寧十七年卒贈廣昌伯

彭清字源潔榆林人初襲綏德衛指揮使以功擢都

指揮僉事弘治初充右泰將分守肅州賊入犯率
驍之獲馬駝器仗及所掠人畜而還尋與巡撫王繼
低復哈密有功清雖位偏校而好謀有勇畧名聞中
朝先為兵部尚書馬文升所器清嘗引疾乞休文升
力言於朝慰留之八年甘肅有警文升奏擢清左副
總兵仍守肅州未幾巡撫許進乞移清涼州而是時
哈密復為土魯番所據文升方密圖恢復倚清成功
因言肅州多故而清名著西域不可輕易乃寢文升
既得楊翥策銳意欲直接哈密襲斬牙蘭乃發罕東
赤斤暨哈密兵令清統之為前鋒從巡撫許進等潛

往行半月抵其城下攻克之牙蘭已先遁乃撫安哈
密遣糧全師而還是役也又升初授令畧擬從間道
往而進仍由故道故牙蘭得逸去斬獲無幾然番人
素輕中國謂不能涉其地至是千里遠襲兵不挫刃
番人始畏清功為多稍遷都指揮使十年總兵官劉
寧勳擢清都督食事代之其冬土魯番歸哈密忠順
王陝已且乞通貢西藏復定屢辭疾請解兵柄不允
十五年卒清御士有恩久鎮西陲威名甚著番夷憚
之為人廉潔不事生產在鎮遺母及妻妹四喪皆以
貧故不能歸葬卒之日將士及庶民婦豎皆為流涕

遺命其子不得受賄賂故其喪亦不能即歸帝聞之
特命撫臣發帑錢資送歸里賜祭塋如制

耿磐除人襲世職指揮使成化中擢廣東都指揮僉
事屢勦蠻寇有功十四年用總督朱英薦充廣西右
叅將分守柳州慶遠興左叅將馬義進討融縣八峯
徭賊克之師旋而餘賊復出掠為御史戴中所劾帝
雖磐等功但卹錄死事者家無何兵部以徭酋方公
強為亂劾總鎮中官顧恒等并及磐有詔逮治當誦
戒於是總督諸臣奏曰磐所守乃徭獠出沒地反側
不常磐前募死士夜入賊巢斬其酋胡公返威震群

鑒他勞績多可紀乞諭功贖罪帝曰使功不如使過
鑒既有功可贖宜從守臣言乃宥之還故任二十三
年鬱林陸川賊黃公定胡公明等猖獗鑒偕按察使
陶魯等分五道進攻大破之進都指揮同知弘治初
謝病解職總督秦紘乞起鑒詔令還任八年府江及
永安諸種賊肆亂總督閔珪調兵六萬分四哨進討
鑒自象州修仁直搗陸州所向摧破已偕諸軍連破
峇寨一百八十斬首六千有奇進都指揮使遷廣西
副總兵思恩土官岑濬築石城於丹良莊屯兵千餘
截江括商利帥府令毀之不聽鑒自田州還督兵將

毀城濬率衆來拒擊敗之卒夷其城都御史鄧廷瓚等以磐先後征薊林諸賊功多未賞頌于朝進都督食事十五年命佩平蠻將軍印鎮守湖廣磐為將屢能得士久鎮南邦蠻人畏服十八年請老尋卒祭葬如制

論曰明初武臣之權特重故諸邊帥率佩大將印以行其後增設鎮守中官又屢遣重望文臣巡撫贊畫而將權乃頗輕矣加之承平日久戎事不修中外師武臣又率起世胄罕諳畧則欲求國威之振豈可得哉然許周以下諸人雖未有殊勲偉伐比蹟前賢

在當時介冑之班固自佼佼而魯氏世守西陸悍禦
甚力亦有足多者焉故並著之

明史卷二百三十三

列傳八十四

錢習禮

周叙劉

儼楊翥俞山

俞綱

李紹子

瑤孔公恂司馬恂

邢讓

陳鑑張業

柯潛吳希賢張天瑞

羅璟

鄭璟劉戩

潘辰

錢習禮名幹以字行吉水人少好學敏於為文中永

樂七年會試時帝出征九年始殿試選庶吉士尋授

檢討習禮與練子寧姻戚既而鄉人以姦黨待之恒

惴惴不自保習禮以告楊榮榮乘間言於帝帝笑曰

使子寧在朕猶當用之况習禮乎仁宗即位遷侍讀

知制誥宣德中預修成祖仁宗實錄進侍讀學士英
宗開經筵為講官宣宗實錄成推學士掌院事正統
九年乞致仕不許禮部右侍郎缺廷議當用苗衷特
旨命習禮習禮性蕭散官翰林以文史諷議為職每遇
佳時携賓朋選勝出遊長篇短章倡和為樂繁劇職
務雅非所好既被摧或往賀之習禮曰吾且為有司
矣何賀為拜表力辭不允王振用事達官多造其門
習禮恥為之屈十二年復上章乞骸骨許之出都日
公卿祖道酒闌執爵長歌歸去來辭時論高之家居
十五年卒年八十有九謚文肅

周敏字功敏吉水人年十一能詩舉永樂十六年選
出選庶吉士承詔作黃鸝鵠賦稱旨授編修預修太
宗仁宗宣宗實錄歷修撰侍讀直經筵正統六年疏
言國子生習經義外宜兼習一事如治民治兵書算
之類月考時試隨才任用在京武臣二品以上應襲
子孫文職七品以上子弟通舉業者宜並選簡入監
先儒程端禮所編讀書日程有益學者乞頒行以訓
多士今有司多急簿書少留心民事自今考課請以
農桑學校為殿最山林川澤當如古制加厲禁民動
其剝勞之罰末作者庶教養兼舉民裕可期帝嘉納

馬八年夏又上言比天旱陛下責躬虔禱而臣下不聞劾忠補過之言徒見陳情乞用掌銓選者周論賢否第循資格司國計者不問耕桑惟勤賦歛軍士困役作刑罰失重輕風憲無激揚言官惟緘默傳道累至教萬日耗戶口京畿山東流民衆多莫為矜恤臣思守令撫字之寄風憲耳目之司為職並重然風憲得人而後守令盡職則風憲又守令之綱領也帝以章示諸大臣於是吏部尚書王直等皆引罪求罷帝慰留之十一年奉命祭衡山事竣枉道過家為怨家所訐特旨省之尋擢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敕以家

建金三史體例多未當疏請重修詔許自撰敘力疾
銓次不少輒耶王監國馳疏言君父之讐不共戴天
陛下宜卧薪嘗胆如越之報吳使智者獻謀勇者効
力務掃北庭期雪國耻而先遣辨士卑詞重幣乞還
鑾輿暫為君父屈因條上勵剛明親經史修軍政選
賢才安民心廣言路謹微漸修庶政八事其謹微漸
言臣忝班行自永樂之世見列聖每早朝罷百官即
問下奏事高確可否故庶績成熙事機不泄自王振
竊柄獨立輔座之旁群臣不得面對即有宣召亦畏
振莫敢盡言致今日之禍望殿下率由舊典以達下

情王褒奮之景泰二年又請復午朝日按大臣皆取
治道經筵之餘召文學侍從臣講論政事并詔天下
臣民得直言時政缺失帝善之因詔禮部許臣民盡
言無隱敘負氣節篤行誼初永樂時南京有婦焦奉
真以幻術惑衆太宗召入宮用官其舅馮中藝為太
常丞仲藝卒奉真又乞錄其孫必政亦屢遷如祖官
朝士多往賀敘曰人之為妖遠之不暇可賀乎人服
其持正生平志在宋史竟不克就而卒同邑劉儼字
宣化自幼端介不凡永樂中舉於鄉不第益潛究經
史砥名行里正統七年始舉進士第一授修撰務窮

朝家典故有聲館閣歷右春坊大學士進太常少卿
兼侍讀掌主順天鄉試以黜落柄臣子幾得危禍天
順初改掌翰林院事卒官贈禮部左侍郎謚文介儼
立朝正直居鄉有惠澤嘗預修五倫書歷代君鑑又
總裁寰宇通志宋元通鑑綱目其卒也人以未及大
用惜之

楊翁字仲舉吳人少孤貧隨兄成武昌授徒邗壑有
嘗之者或以告翁曰豈無同姓名者耶人服其長者
楊士奇微時疏寄寓之邂逅翁翁輒解館舍讓之而
已教授他所日往還十餘里士奇深德之既得志薦

翁經明行修宣宗召試吏部稱旨授翰林檢討與修
三朝實錄歷修撰正統中詔簡郕王府寮諸翰林皆
不欲行乃出侍講儀銘及翁為左右長史久之翁引
年歸王即大位翁入朝拜禮部右侍郎景泰三年再
入朝進尚書皆給祿致仕翁每入覲輒陳軍國計帝
嘉其忠賜齊稠疊明年卒年八十五翁篤行絕俗鄰
人築室構溜入翁家家人不平翁曰兩時少何必較
也鄰人生子恐驢鳴驚之即鬻其驢一時縉紳厚德
者翁為最士奇落新第亟邀登堂曰舍初成願得善
人長德首臨之其見重如此既沒景帝念之召其子

肆入覲問欲何官曰願得本邑主簿遂命之同時以
潛郎恩登用者秀水俞山嘉興俞綱山由鄉舉歷崑
山宜興訓導選郎府伴讀綱以諸生繕寫宣宗實錄
試中書舍人改郎府審理正王承大統擢山鴻臚少
卿綱太僕少卿景泰元年山超拜吏部右侍郎而綱
以兵部右侍郎入內閣忝預機務居三日固辭還守
本官尋俱轉左易東宮如山太子少傅綱太子少保
二人皆醇謹不與物忤英宗復辟削郎郎舊僚官山
時已致仕得免而綱當景泰時能周旋二帝間故獨
得不廢調南京禮部成化初致仕卒又有臨安章文

以進士晉江楊興以國子生皆為伴讀南昌余儼以舉人歷評事御史改審理副文至禮部尚書掌詹事府興至南京戶部侍郎儼至右僉都御史天順初文除名興儼調知府

李紹字克述安福人宣德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以刺員汰歸尋用楊士奇薦召充經筵講官三遷右庶子英宗復辟改尚寶卿兼侍讀尋掌翰林院事進學士皇太子出閣侍講讀天順二年禮部缺右侍郎有郎中李和者結權貴求擢帝以問李賢賢對不知更訪之王翱翱亦不許他日翱以紹薦帝喜曰朕

亦知其人遂命之而權貴不悅毀紹奏事多操鄉音
帝曰大臣以德選此何足論比祭酒缺吏部請紹兼
領帝命別選曰禮部不可無此人也朝退語人曰我
不意李侍郎見重於上如此成化初以疾告歸紹刻
志同學至老不倦聞四方有異書及古今金石刻必
多方購求故藏書為富居官剛正有器局好獎勵後
進士多歸心焉祭酒陳鑑得罪吏部尚書姚夔言欲
隆師道非宿德重望不可援洪武間召致仕尚書劉
松署司業故事請起紹遣使馳勅往召而紹已卒帝
深惜之子璠成化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巡視

十庫上言四川儀隴縣貢藥品及漆僅十餘觔而聞
開道路四圍月始達費且十倍請自今四方上貢有
物微道遠若比比者悉送布政司類解從之終廣東
左布政使

孔公恂字宗文曲阜人先聖五十八世孫也景泰五
年舉會試聞母疾不赴廷對帝以問禮部具言其故
乃遣使召之於時日且午矣不及備試卷命翰林院
給以筆札既登第即丁母憂歸衍聖公孔彥端卒委
江氏訴孫私緒幼弱為族人所侵詔遣禮部郎治喪
公恂理其家事天順初授禮科給事中時私緒已襲

封大學士李賢妻以女公恂因得交於賢久之賢言
於帝謂公恂大聖之後贊善司馬恂裔出家溫國公
元大賢人後可輔導太子帝喜同日起拜少詹事侍
東宮請讀入語肅肅皇后曰吾今日得聖賢子孫為
予傳肅肅皇后考憲宗生母是時方以聖貴妃有寵
於帝於是具冠服拜謝宮中謹傳以為盛事憲宗嗣
位加恩官僚改公恂大理左少卿公恂快快上言臣
世儒家不通法律乞還舊職乃復以少詹事兼左諭
德成化二年上言京師天下根本京師固則四方安
全遺賜多事內政不修將老兵疲何以應變毛里孩

數為邊患其志臣則近兵部務論郡縣招募壯勇以
朝廷養兵百年一遇少警輒欲募兵萬一敵窺虛實
擁衆南下不知誰可禦之頃命京營總兵官朱永南
征荆襄臣思荆襄一隅與京師孰為輕重如永威望
今武臣中一人而已宜留鎮京師別遣代者總督滿
書白圭諳曉邊事宜與司馬之職假以便宜使與代
永者分守要害斷戰出入招徠撫綏不戰而功倍矣
臣又見京師以南德州臨清東昌濟寧徐州皆南北
襟要而守城疲卒不滿千三百人甚有空城無一卒
堵諸集民壯常官訓練用備不虞疏入諸武臣譁然

不平給事中袁愷御史陳煒等交章駁之謂永雖有
貳重豈遂無匹蓋既督軍務節制自專何事改任民
社無異壯事既以招募為非何為又欲起集帝乃下
公忬獄罪當輸贖謫漢陽知府未至丁父憂服闋會
大學士高拱請復建言得罪者官乃還故秩蒞南京
善事府父之葬公忬自以聖裔舉科第頗尚氣凌物
然能高自標置於孔氏子孫號最賢忬字忬如浙江
山陰人正德末由舉人擢刑科給事中天順元年改
贊善侍憲集於東宮既遷少詹事仍侍講讀踰年憲
宗立除兼國子祭酒省親歸未幾卒久之贈禮部左

侍郎惻善彊記通篆隸為人敦厚與物無忤及擢宮
端遂懷柄用情態頗異士論以是少之

邢讓字遜之襄陵人年十八舉於鄉入國子監為祭
酒李時勉所器與劉珝齊名登正統十三年進士改
庶吉士據檢討景泰初李實還自瓦剌請再遣使迎
上皇景帝不許讓疏曰近李實還也先使偕至以前
勅未及迎接為辭在廷累請陛下不許豈不以賊情
難變未足信歟然以為不足信則前此已不必與講
矣且我之所以講者為上皇也不迎上皇而與之講
將安圖也君子之於事不必其皆成惟其所當為正

皇之於陛下君也兄也有君之義有兄之恩陛下安
得而不迎及今弗圖賊將假大義以問我因而入寇
臣未敢知孰爲曲直也若從群臣請仍命實齎勅以
往具宣迎復之指雖上皇還否未可必而陛下恩義
之篤昭然於天下矣苟迎而不許則我得責直於彼
以與問罪之師不亦善乎疏入帝委曲諭解之天順
末父憂歸未終喪起修英宗實錄進修撰成化二年
起遷國子祭酒慈懿太后崩議祔廟禮讓率僚屬上
疏諫先是兩京國學教官例不得遷擢讓等以爲言
吏部議發身科目者滿考得銓叙其由薦舉者不許

讓等後疏論卒見格讓好功名欲聲譽出前人上修
辟雍通志賢諸生誦小學以及諸經痛懲錫告之弊
時以此見稱而騰謗者亦衆又為人彊忍狹中意所
輕重輒形詞色名位相軋者多忌之五年擢禮部右
侍郎越二年得罪初國子監會饌錢頗有贏積相循
為公費讓在監時有興作不復移牒有司即取其錢
濟用而不為著籍陳鑑代讓亦然於是典籍王允多
所乾沒掌助教事檢討葉時惡允發其事乃下讓鑑
校司業張業於獄皆論死讓從獄中上書言學士萬
安李泰素與臣有陳實陷臣而諸生亦訴聞下諸代

乃復詔廷臣雜治卒坐死贖為民而允遣戍居數月
讓遂卒鑑字緝熙長洲人父坐罪戍邊棄鑑神樂觀
為道士性穎敏習舉子業輒工遂舉進士高等授編
修成化中由侍讀學士代讓為祭酒鑑與讓為同年
生而甲第官資實先之至是反承其後頗恣饌錢事
發鑑自以居職未久所用無幾方幸其收不為辨反
均得罪方悔恨鑑上文筆有時譽而喜許人陰私恒
傳誦無名子詩以譏切朝貴時都下有陸三千之謠
刑部尚書陸瑜疑鑑所為而問官又多受主使故於
鑑無所庇惜業字振烈安福人敦重寡言通經有造

詩景泰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秩滿遷司業嘗
署監事於饌錢未嘗有所用其被鞠讓力為辨而卒
并坐人尤寃之

柯潛字孟時莆田人數歲能詩景泰二年舉進士第
一授修撰預修歷代君鑑纂字通志歷中允洗馬典
應天鄉試抵揚州有舉子行賄執付有司天順初遷
尚寶少卿兼修撰憲宗即位以舊宮僚擢翰林學士
潛修舉廢墜再教習庶吉士多所造就英宗實錄成
進少詹事慈懿太后之喪潛率僚屬上章請祔塋裕
陵廷臣相繼爭未報潛曰朝廷大事臣子大節舍是

莫所用心再疏復之竟得如禮連遭父母喪詔起為
祭酒潛固乞終制言辭懇摯帝為感動許之未幾卒
潛邃於文學性高介負名譽為學士時即院中後園
構清風亭亭下鑿池蒔芙蓉宴息其中植栢二株
於後堂人稱其亭為柯亭栢為學士栢云同邑吳希
賢少稱神童天順末舉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預修
英宗實錄進修撰歷侍講學士平生豪邁為文章奇
氣尤工詩每僚友燕集數百言立就時服其敏其後
有張天瑞者清平人成化十七年進士及第授編修
亦姿敏絕人客有難之者尅期命賦律詩百首如期

而成云

羅璟字明仲泰和人同知子理曹孫也天順末進士
及第授編修英宗實錄成進修撰成化四年陳勵聖
志求聖學接羣臣別賢否容臺諫崇節儉六事帝頗
嘉納預修宋元通鑑綱目直經筵進洗馬孝宗為太
子出閣簡侍讀講母喪歸璟與侍講尹龍同娶於孔
氏學士彭華尹直欲因璟以交於龍吏部尚書吳璟
性坦直持議必以正遂同拒之二人由是銜璟侍講
王臣謀侍東宮講讀恐璟服闋且至乃謀於華直以
時方議是罪令後改省密奏於帝指璟為是黨會吏

部奏還環故官（案）遂責部懸缺令對狀而調環南京
禮部員外郎故事坊局官不入常選缺不當補華等
特借是傾。環時論為不平孝宗嗣位吏部尚書王恕
等言環有才識乃授福建提學副使弘治五年召為
南京祭酒考績入都遇疾遂乞休久之卒同時鄭環
字瑤夫仁和人天順四年進士及第授編修再遷洗
馬直講東宮終南京太常少卿環方毅好規人過同
列每不樂之然知環直諒亦無怨之者而名賢多推
服焉魏驥常貽書誡子曰汝曹能取法鄭公庶乎可
以為人矣

劉戡字景元安福人成化十一年進士及第授編修
進侍講孝宗嗣位頒詔外番而安南方侵占城緬甸
桀驁甚廷議擇剛方才辨者往使乃命戡戡考圖志
取道南寧徑抵其國交人大驚曰往天使率從水道
攜估客高楊巨艦蔽海而來今豈自天降耶於是郊
迎館候禮加於前陪臣拜跪戡立受之不交一語越
宿即行其王恐悚金珠犀象饋遺錯路戡一不顧王
復使使邀諸達戡麾之而去還修憲宗實錄進右諭
德戡博學尤熟朝章國典守正嫉邪意氣豪邁疾已
華閭內閹劉吉後壽寧侯張繼死大喜索筆賦詩而

卒

卷八

潘辰字時用景寧人少孤從父車駕即中流登攜至京師教之書遂以文學知名於時凡四應鄉試皆以疾弗克終試遂自屏不復應舉弘治六年詔天下舉懷才抱德隱於山林者府尹唐珣舉辰吏部以辰生長京師寢之珣復奏辰清修苦節無異巖棲其文學雖少比終格不用己而給事中王綸夏昂交薦乃以爲翰林待詔尋用大學士徐溥等言供事內閣詰勅考覈之溥等以閣中書多淆亂請命辰掌典籍事整理之滿考始實授踰年預修會典成進五經博士正

德中劉瑾惡諸翰林不附己摘會典小疵盡奪纂修
官所進秩亦還為典籍俄以孝宗實錄成復授博士
踰月南京缺祭酒時翰林盡外補吏部乃疏學士石
瑄及辰名上帝以祭酒命瑄而擢辰編修翰林自天
順以來頗拘資格編修馬昇檢討傅宗不由科目大
學士李賢皆出之為叅議自後無以布衣入館聞者
辰獨用才望得之一時詫為異數諸縉紳議論亦莫
不以為當也居九年具疏乞休內閣大臣重辰上其
拜勞特擢太常少卿辰以非常調固辭不拜優詔慰
留始就職歲餘三疏致仕去未幾卒特賜祭塋辰

居官晨入夜歸。爲地切禁近。雖隆冬不敢置爐火入
仕十年無纖芥之過。典誥勅最久。有以幣酬者。堅却
不納。顧獨好振窮恤患士大夫。重其學行。稱爲南屏
先生。嘗有蘇州估客至京。執贄上謁。曰某不知學。但
欲一見德客。爲鄉人道之耳。其爲世信嚮如此。

論曰。明制翰林多迴翔禁近。罕試以政。故其事蹟少
有傳者。然清忠儒雅。固不乏人。若錢習禮。柯潛之風
。藥周叔。邢讓之。連白。皆磊磊可用。稱述而楊翥。潘辰
。則文淵修懿。德足表式士林者也。夫論思之職。自古
爲重。宋正統時。宦官用事。其子弟遂有登科甲。官侍

從如李泰其人者而司禮牛玉子綸通籍景帝之世
至為憲宗講臣豈不羞朝廷而重辱當世之士哉是
誠可為浩嘆者也